

# 民国时期王云五系列语文辞书的语义标示研究

刘善涛<sup>1,2a</sup>, 王晓<sup>2b</sup>

(1.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西安 710119; 2. 曲阜师范大学 a. 文学院; b. 国际教育学院, 山东 曲阜 273165)

**摘要:**民国时期是我国汉语语文辞书古今转型的关键时期,王云五系列语文辞书是现代汉语语文辞书现代化进程中颇具特色的辞书家族。语义标示是现代辞书编纂中逐渐成熟的一种编纂方法,王系辞书采用多种方式对不同词目之间的同义、反义、逆序、辞藻关系;单个词目不同义项之间的引申、比喻、转喻、古今关系;词目某一义项内部的附属义、搭配义、语用义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语义标示,虽难达完美,却是对辞书实用价值的挖掘,为后世辞书编纂提供借鉴。

**关键词:**民国时期;王系辞书;词目;语义标示

**中图分类号:**H1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1)03-0001-09

王云五在民国时期主持商务印书馆25年,为中国近代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主编的《王云五大辞典》<sup>[1]</sup>(1930,简称《大辞典》)、《王云五小辞典》<sup>[2]</sup>(1931,简称《小辞典》)、《王云五小字汇》<sup>[3]</sup>(1935,简称《小字汇》)、《中山大辞典“一”字长编》<sup>[4]</sup>(1938,简称《一字长编》)、《王云五新词典》<sup>[5]</sup>(1943,简称《新词典》)等系列语文辞书(简称“王系辞书”)①,涵盖了字典和词典,普通语文词典和新词语词典,小型、中型、大型甚至巨型辞书的不同类别<sup>[6]</sup>。“王系辞书”的编纂集中处于中国语文辞书由传统到现代过渡的关键环节,不仅为知识的普及提供了一系列查阅工具,也为汉语语文辞书的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仅就王系辞书释义中的语义标示进行探讨。

辞书编纂中字词义项的处理除了义项概括、义项分合和义项排列外,编者为了更为系统明确地呈现条目的语义内容还会在释义过程中加注某些语义标示,以体现释义的完整性。我国古代辞书已经初步形成了语义标示的观念,在释义过程中采用一定的手段标注条目之间及其

内部的意义关系,如用“案”字说明被释字的语义内容及与他字的关系,《字汇》中还形成了用“○”分割不同的同形多音多义字的做法,但这种做法相对粗陋,在辞书编纂中还不够完善,并且辞书中对词语各种语义关系的表述主要靠文字来完成,既浪费辞典空间,也无法形成醒目简洁的语义提示,不便于读者对词义的查询、理解和掌握。按不同层级划分,词目的语义标示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词目之间同义、反义、逆序、辞藻等关系的标示;二是词目义项之间引申、比喻、转喻、古今关系的标示;三是词目义项内部的附属义、搭配义、语用义的标示。这三类语义标示在王系辞书中得到了一定体现,将其作为辞书编纂中不可分割的结构要素来看待,并在辞书修订中不断完善,对现代辞书编纂有一定启发和借鉴作用。

## 一、词目之间同义、逆序、反义、辞藻关系的标示

词汇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系统,任何语言的词汇都可以按照词与词之间的意义关系分成不

收稿日期:2020-08-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民国时期汉语语文辞书研究及其数据库建设”(18CYY049)

作者简介:刘善涛(1985—),男,山东枣庄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在站博士后,曲阜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王晓(1984—),女,河北邯郸人,文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①王云五一生所主编的汉语语文辞书总计6本,另有《王云五综合词典》(简称《综合词典》,香港华国出版社,1950),系《大辞典》《小辞典》“合并统编”(自序)。

同语义类别,而辞典是按照一定方式编排的单词集合,是对抽象词汇系统的直观再现。同义和反义关系是词汇系统中最基本的两大语义关系,《尔雅》即把意义相同、相近或有关联的词语按照语义原则汇集在各不同篇目中,如“如、适、之、嫁、徂、逝,往也(《释诂》)”<sup>[7]12</sup>，“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注谷曰沟,注沟曰浍,注浍曰渎(《释水》)”<sup>[7]120</sup>。《尔雅》的这种做法虽为后世辞书所继承,但只是将其作为辞书同义训释的一种方式,而反义词则作为辞书反训的一种方法,在古代语文辞书编纂中并没有形成明确的语义标示。

近代新型辞书的编纂为汉语语文辞书注入了新的活力,辞书在全民教育普及中的作用得以重视,如何使学习者便捷地掌握词义,扩充词汇量成为辞书编者关注的课题,王云五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大辞典》的编纂目的在于“供高中以下高小以上程度一般人的参考”(序),在辞书立目中使用“=”标明条目间的同义异体关系<sup>[8]</sup>,附录参考表10为“同训异义字表”<sup>①</sup>,将书中有同义关系的字列出“本字”和所对应的“同训异义字”,将同义字加以整理归类。《小辞典》虽为《大辞典》的简编,但并非原书的简单删减,在字目同义关系的标示上有一定创新之处,该书“编辑凡例”(14)条明确说明了这种同义标示体例。

(14)本书每字之外,往往并列其同训异义字,例如:  
“此”字之下列

**同训异义字**之,是,斯。<sup>[2]编辑凡例</sup>

这说明《小辞典》已经将字目同义关系的标示作为辞书编纂的常规体例和必备要素,这种编排体例一直保存在《小字汇》和《综合词典》中。以《小辞典》为例,该书不仅为部分汉字字头标明相应的同义字,同时在标示过程中能够辨明同一汉字不同词性和义项所对应的不同同义字,分条列出,细化了同义标示的语义单位,比古代辞书囫圇式,不加区分的同训释义有所进步。如:

0014<sub>7</sub> 瘦(受)尸又、 show  
[形]肌肉消减,(例)瘦削。

**同训异义字**瘠,羸。

0073<sub>2</sub> 褒(包)勺么 bau  
[动]赞扬,(例)褒扬。

**同训异义字**誉,美,颂。

0761<sub>2</sub> 诡(圭)上)《义》飞 goei  
[形]①欺诈的,(例)诡计百出。  
②奇异的,(例)殊形诡制。

**同训异义字**(1)伪,诈,谲,佯,矫。(2)怪,奇。

0460<sub>0</sub> 讨(叨)上)去么 tao  
[动]①征讨有罪的人。②研究,(例)讨论。③索取,(例)讨债。

**同训异义字**(1)伐,征,打。(2)寻,原,究。(3)索,乞,丐。

0021<sub>7</sub> 赢(盈)丨厶' yng  
[动]得胜。  
[形]有余的。

**同训异义字**(1)胜、克、捷。(2)余、美、剩、剩。

0828<sub>1</sub> 旋(玄)丁口弓' shyuan  
[动]回来,(例)凯旋。  
[动形]循着圆形而转动,(例)旋转,旋风。

[副]顷刻的时候,(例)病旋已。

**同训异义字**(1)归,还,反,返,复,回。(2)绕,遶,环,周,转。(3)俄,顷。

1247<sub>2</sub> 联(连)力丨弓' lian  
[动]①连续。②相合。  
[名]对偶,(例)楹联。

**同训异义字**(1)续,连,绵。(2)合,并。(3)对,偶。

2024<sub>7</sub> 爱(艾)另、 ay  
[动]①亲爱。②吝惜,(例)百姓皆以为我爱也。  
[名]恩爱,(例)遗爱。

①“同训异义字”的名称源于日语,是民国时期及现今台湾地区部分学者对同义字的称谓。

**同训异义字**(1)亲。(2)吝,嗇,

惜,慳。(3)恩,惠。

“同训异义字”因《小辞典》字词兼收,则位于该字所率词目的下方,因《小字汇》只收单字,则位于字头释义之下。同时该类字在字目不同词性、义项之下的对应关系也有所分别:(1)单性单义字,其词性、义项单一,所列“同训异义字”直接与字目对应,如“瘦”“褻”等;(2)单性多义字,只有一个词性,但有多个义项,所列“同训异义字”按序号依次标明与不同义项的对应关系,如“诡”“讨”等;(3)多性多义字且不同词性只有一个义项,这类字的“同训异义字”则按照所分词性和义项顺序依次列出,如“羸”“旋”等;(4)多性多义字且不同词性下有不止一个义项,这类字则综合前两类的处理方式,按照词性和义项的处理顺序按序依次列出不同的“同训异义字”,如“联”“爱”等。上述四种处理方式显示出王氏对于“同训异义字”处理的类型划分。但是由于汉字词性复杂,义项繁多,同一汉字多个不同词性和义项之下并非逐一对应不同的同义字,这就需要辞书在处理时有所变通,以便明确不同汉字之间的同义关系。而王系辞书在对这些复杂词性和义项所对应的同一汉字的区分上并非像上文条目那样井井有条,部分字目显得有些混乱,不便于读者的理解,甚至会引起来读者对字义使用的误解,如:“发”有五个义项,释义下只有一组“同训异义字”,包含11个不同的字,具体对应哪个义项让读者不好琢磨;“行”是多音字,有一组“同训异义字”,“痛”是多性多义字,3个词性5个义项,有两组“同训异义字”,但在字形、字义与同义字的对应上都没有明确的标示,让读者颇为费解。

除“同训异义字”的标示外,《小辞典》还特别重视辞书对逆序词(王氏称作“接头语”)的收录,这一方面是对古代语文辞书编纂方法的一种继承,如清代官修辞书《佩文韵府》便是按韵编排,以字头字为尾字收录不同语言单位的大型辞藻典故辞典,但该书主要供士人摘录词语吟诗作赋而编,编纂理念和编排方式都囿于小学范围。而王云五在普通语文辞书的编纂中率先尝试编排该字头的逆序词,《小辞典》“编辑凡

例”(13)条对这一体例专门进行了说明。

(13)本书每字于接尾词语之下,往往附列其接头语,例如:

**接头语**天主,地主,公主,君主,木主,神主。<sup>[2]</sup>编辑凡例

再如上文所举“讨”“爱”字下不仅有“同训异义字”,还有“接头语”,分别为“攻讨、探讨”“友爱、仁爱、自爱、恩爱、博爱、割爱、敬爱、慈爱、亲爱、宠爱”。这些逆序词在一定程度上扩充了读者的词汇量,但与“同训异义字”一样也存在不足之处:一是逆序词的列举具有随意性,如“讨”字下有“攻讨、探讨”却没有“征讨、声讨、商讨、研讨、乞讨”等;二是逆序词的读音标示,如多音字“行”有3个读音,其下逆序词有“力行、印行、孝行、奉行”等12个,但具体对应何种读音,词典中未加明确标注。

王云五中型语文辞书语义标示的后期发展体现在《综合词典》中对字目的同义、反义关系,甚至词目的同义雅俗关系的重视,“编辑凡例”(17)(18)条对词条语义关系标示的说明如下。

(17)本书各单字,如有意义相类之字(称为类语)或意义相反之字(称为对语),均于该字词语之下,以类语及对语两栏,将其相类之字或相反之字尽量列入,以资比较,而助了解。

(18)本书各单字类语对语之下,辟词藻一栏,就该单字为首之简明词语,检取同一意义之典雅词语或其他成语,以助作文炼句……所检得之词藻皆系本书已收之词语,于其列入之处均有适当之解释,或并注来源。<sup>[9]</sup>编辑凡例

“编辑凡例”中所说的“类语”指具有同义关系的汉字,也即前文所述“同训异义字”;“对语”则指具有反义关系的汉字;“辞藻”指与口语性词目所对应的书面同义词语,一般为四字成语,并且编者着重强调辞藻条目在辞典中的互参关系,保证所收词条均能查检得到。如上文所举“瘦”“爱”“行”在《综合词典》中的释义与前文一致,但三个字头下都标明了“类语”“对语”和“辞藻”。如:

0014, 瘦

**类语** 瘠,羸。

**对语** 肥,胖。

**辞藻** 瘦=一聚枯骨。

2024, 爱

**类语** (1)亲,惠。(2)吝,嗇,惜,慳。

**对语** 恶,恨,憎。

**辞藻** 爱好山水=泉石膏肓。

爱财=拜金主义。

2122, 行

**类语** 巡,运,往,之,如,逝,徂,征,适。

**对语** 止,藏,列,住,言。

**辞藻** 旅行劳苦=①风餐露宿,②车

怠马烦,③戴月披星。

行动谨飭=规行矩步。

行踪无定=萍踪浪迹。

辞书作为工具书的一种,其核心功能在于应用。《综合词典》不仅为字头标注同义词,还列举了反义词,同时还对部分词条标明了相关近义辞藻,在编纂理念上突破了古代辞藻类辞书的局限;所收语言单位集中于“词”,既完善了读者对“词”的认识,也扩充了读者的词汇量和词语使用的效率,丰富了辞书编纂体例,为后世相关专门性辞书的编纂积累了经验。

## 二、词目义项之间引申、比喻、转喻、新旧关系的标示

在辞书义项的设列中,梳理字词语义演变的脉络,标明字词意义发展的类型既可以完善辞书释义的系统性,也能方便读者对字词意义的理解和掌握,王云五在借鉴传统训诂研究的基础上,把字词义项之间的引申义、比喻义和借代义作为辞书释义的重要体例,纳入普通语文辞书的编纂之中,既呈现出其辞书学思想的先进性,也对后世辞书的编纂产生了积极影响。《大辞典》《小辞典》《小字汇》对字词义项之间的引申义、比喻义和借代义都进行了标注,《大辞典》《小辞典》“编辑凡例”中对其介绍如下<sup>[1-2]</sup>编辑凡例:

(二)本书词语所用略语如下:

喻=譬喻

转=由一意义转为他意义

引=由一意义引申为他意义

(十)本书词语由一义转为他义者,先举其原义,次述其现行意义。

(十一)本书词语由一义譬喻而成他义者,先举其原义,次述其现行意义。

为了研究的方便和科学,我们对《大辞典》加以抽样分析,方法是:《大辞典》正文共计1384页,每隔14页抽取1页,共得99页,以这99页中所包含的字头及其所统领的词目为样本,为本研究建立了适量的封闭域。经统计,数据库中《大辞典》共收条目4288条,其中有9个词目标明了字词义项的引申关系,占词目总数的0.21%;有64个词目标明了字词义项的转喻关系,占词目总数的1.49%;有250个词目标明了字词义项的比喻关系,占词目总数的5.83%。

辞书在对此类字词的义项处理时,较为完整的方式是先说明该字词的源出意义,然后再用符号标明其“引/转/喻”之义。如:

【碧血】[庄子]苾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引)殉难烈士的血。

【一成不变】[成]成形后不再改变,(引)顽固,没有进步。

【齐眉】汉朝梁鸿和他的妻子孟光彼此很客气,食饭时孟光每次把饭菜端出来,一定将食器捧到和眉头一样高,表示恭敬,(转)夫妻像宾客一般,互相敬礼。

【一路顺风】祝航海的人遇着顺风,(转)办事顺手。

【瓦解】像瓦一样破裂,(喻)自行分裂。

【五体投地】头与两膝两肘都着地,(喻)最恭敬的跪拜礼。

经统计,《大辞典》中此类标注模式,“引申”共8条,“转喻”共63条,“比喻”则有100条。可见,对于引申和转喻,《大辞典》基本上都给出了该条目词义演变的源出意义,对于比喻则只有部分词语义项中说明了词义演变的源出意

义。除了这种处理方式外,《大辞典》在部分条目下直接引出“引/转/喻”之义。如:

【子弟】(引)①后辈的人。②年轻的人。

【一冷一热】(转)天气不调和。

【梯阶】(喻)进步的程序。

【鸾凤】(喻)①善类。②英俊。③夫妇。

【庐山真面目】(喻)不易窥见真相的事物。

【一失足成千古恨】(喻)做错了的事,无法挽回。

词语语义标注以比喻义占多数,其原因主要在于:(1)从构词上看,有些词语在语义上本就含有比喻关系,如“梯阶”“鬼趋雀跃”;(2)在词语的使用过程中,有些词的原始义已经无从探寻或不易说明,如“鸾凤”的三个比喻义项各因该事物本身的不同特征形成,并且该词在语言中已不常用,在释义中如若一一说明势必会浪费辞书篇幅。

王系辞书为字词义项标明引申、比喻、转喻的词义关系,使读者对字词义项的发展演变有了一定了解,也便于掌握字词的意义,这种做法在现代辞书中得以承传,《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等一批当代优秀辞书也都努力标明词义演变脉络,反映出王系辞书词义关系标注的进步性。但王系辞书的处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在理论上没能将三者进行科学区分,词义引申的方式有多种,比喻和转喻是两种常见的方式,它们之间属于上下位关系,而非并列关系;其次,因为理论上的不成熟,在标示时也存在不当,从三类标示在《大辞典》中的比重也能看出辞典编者在处理“引申”义项时难免有些犹豫不决,最终数量很少,如“荣华”本指“草木开花”,后引申为“显贵”,这是比喻引申,辞典中处理为“转喻”,“莫须有”本是“转喻”,辞典标为“比喻”,这都说明了编者对词义引申理论和类型划分的不足。

汉语词汇和词义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尤其是在清末民国时期复杂的社会状况下,汉语中涌现出大量的新词,再加上当时政局动荡,教育未

能普及,学习者对这些词语的意义和用法无法形成较为深入的理解。有些新词“一般人乍看以为来自日本或外文翻译者所译之新名词,实则皆早见于我国古书”<sup>[10]867</sup>,王云五有感于此则“周末返汪山与家人共度周末,得暇辄就所藏《佩文韵府》摘取看似新名词之同语,述其来源,并附以今古不尽同之释义,计得三千七百多条,汇列一册”<sup>[10]867</sup>。《新词典》的编纂宗旨在于“追溯新名词之来源,各举其所见之古籍篇名与辞句,并作简单释义,其有数义者分别列举之。至现今流行之意义与古义不同者,于各该条下附述今义,而以(今)字冠之”<sup>[5]自序</sup>,显示出王云五明晰的汉语词义发展观,对后世普通语文辞书新词义项的关注和新词语辞典的编纂起到了示范作用。

《新词典》共收词条 3745 个,王氏将彼时看似新词语的词条在释义过程中分作三种情况,一是该词语及其义项在汉语中早已产生,现今仍在使用;二是该词语在汉语中虽早已有之,但旧义项已不再使用,语言中又产生了新义项;三是该词语在汉语中原是多义词,现今仍在使用其中的部分义项,但新产生的义项也在使用。第一种情况也即汉语中的原有词,这类词语在《新词典》中的比重最高,共计 2492 条,占词条总数的 66.54%,如:“主婚:主持结婚典礼。(宋书·礼志)无命戚属之臣为武皇父兄主婚之文。”这类词在汉语中古今通用,王氏未加标注,后两种则在通行义前标为“[今]”。由于王系辞书编纂时,语言研究和辞书编纂中对同形词,尤其是同音同形词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区分,因此第二种情况为旧词新义或新旧同形词,总计 754 条,占词条总数的 20.13%。如:

【主脑】做领袖的人。(朱子语类·大学一)有主脑,便是有君臣。

[今]事物的主要部分。

【文理】(一)条理。(中庸)文理密察。(二)文章的义理。(旧唐书·陆扈传)挥翰如飞,文理俱惬。

[今]文科与理科的合称。

【主席】主管筵席事务之人。(史记·绛侯世家)绛侯心不平,顾谓尚席

取糈(注)尚席,谓主席者。

[今](1)会议时主持会场的人。

(2)委员制行政机关之领袖。

第三种情况与第二种情况类似,只是此类中的原有义项为多义,在部分义项现今仍在使用的同时,有的词形又产生了新的义项,共计499条,占词条总数的13.32%。如:

【乡里】(一)故乡。(汉书·疏广传)广既归乡里。(二)同乡人。(世说·贤媛)许允为吏部郎,多用乡里。(三)夫妇互称。(沈约诗)还家问乡里。

[今](1)同(一)。(2)同(二)。

【上乘】(一)良马。(左传·哀六年)不入于上乘。(二)深远之教义。(传灯录)是上乘禅。

[今](1)同(二)。(2)上等。

【经营】(一)规画。(书经·召诰)既得卜吉,则经营。(二)工作。(世说·德行上)令移厨帐,助其经营。(三)办理。(与满公琰书)适有事务,须自经营。

[今](1)同(一)。(2)同(二)。

(3)同(三)。(4)经商营业。

此类词语又可以分作两种类型,一是现今使用的义项古已有之,该词形并没有产生新义,如“乡里”等共计104条;二是古代义项部分地保留下来,现在又产生了新的义项,如“上乘、经营”等共计355条。

《新词典》的选词以《佩文韵府》为来源,固然为辞书编纂提供了封闭的语料库,但所收新词也多限于旧词新义或新造同形词,对于新造词形的新词新语则有所遗漏,如“聘任、侨民、体操”等。同时,限于《新词典》编纂的学术背景,辞书在对同形同音字词的区分,词语义项的设置上还存在不足,进而影响到新词语的判定标准。但王氏对已有词语义项的划分和新旧词义的对比,对现代辞书编纂和词汇研究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 三、词目义项内部附属义、搭配义、语用义的标示

词义是一束语义特征的集合,在字词意义

的构成中,除理性概念义外,还会呈现出不同的附属色彩义,这一点对于实词来说尤为突出。对虚词而言,这类词在释义时“与其说是表达词目的含义,倒不如说是说明它的语法功能”<sup>[11]100</sup>,因此句法搭配义构成了虚词释义的核心内容。同时,有些词在使用中经常出现在某一特定语境,对字词使用领域的说明也构成了字词释义中不可缺少的语义要素。我国古代辞书由于释义语言简单,对上述语义内容的关注不够,王云五辞书在对字词义项的处理中已经注意到对附属义、搭配义和语用义的说明,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字词释义的内涵,对辞书释义的现代化和精确化有所帮助。

附属义是字词的附属语义特征,它不能表现字词意义的核心内容,所以未受到传统训诂研究的重视,但它能丰富字词的语义内涵,增强语言的表达功能,在现代辞书编纂中不可忽视。它所包含的基本类型有:外来色彩、方言色彩、时代色彩、感情色彩、语体色彩、形象色彩等,在王系辞书中都有一定体现。

《大辞典》中对词语义项附属色彩标注最为明确的是外来色彩,在“编纂凡例”中专门对梵语、蒙古语和日语中的外来词设置缩略标记“梵”“蒙”“日”,突出说明了所收词语的外来性质。经统计,样本中标“梵”的词语有4个,如“一刹那、刹摩(ksama,国土)、刹那、因陀罗(Indra,保护世界的神)”;标“蒙”的词语有3个,如“驱口(奴婢)、札哈(黑龙江上的小船)、札萨克(管理者)”;标“日”的词语有16个,如“便当、大佐、大祭日(国庆日)、居留地(租界)”等。此外,《大辞典》在方言词语释文后用括号标明所属方言地域,如“大茶壶:妓院的男仆(北方土语)”“契兄弟:异性结盟的兄弟(广东土语)”“揆白相:开玩笑(苏州土语)”“扎姘头:通奸(江浙土语)”等。《现汉》中用“〈古〉”表示某些字的古代用法,如“齐:〈古〉又同斋戒的‘斋’zhāi”“景:〈古〉又同‘影’yǐng”,《大辞典》直接作为同形异音字处理,单独立为字头“齐3=斋,[动]守戒绝欲”“景2=影,(例)影印旧书”。《大辞典》对反映古代事物概念的词语在释义中尽量标明其时代特点,这些词语除了古代的人

名、地名外,还包括一些语文性词语,如“柳:旧日巡更者所敲的竹筒或木柝”“五刑:①古代的五种刑罚,就是墨,劓,剕,宫和大辟”“学究:(转)旧日教习的通称”“碧眼奴:我国旧日对于西洋人的称呼”等,上述释义都体现出被释词语的时代特点。

此外,《大辞典》还在部分词目的释文中对被释词语的感情色彩、语体色彩进行了说明。《大辞典》在对称呼语的释义中使用“谦称”“尊称”“敬称”“贱称”“恶称”等体现出所释词语的感情色彩,如“晚生:后辈的谦称”“少爷:贵家公子的敬称”“贼秃:对和尚的恶称”等。“雅”与“俗”的区分不仅体现在文体上,也体现在字词的语体色彩上。《大辞典》释义中对词语的“俗名”“俗称”加以说明,如“鳧:水鸟,似鸭而略小,俗称水鸭”“注射:②医术上一种治疗方法,以附有针尖的小管将药水注入人体,俗称打针”等;被释条目属于较为文雅的书面语,释文词语则属于口语。与此相对应,如“肚2:胃的俗称”“臭水:石碳酸消毒药水的俗名”等。还有些词语,如“大家:⑤许多人(俗语)”“垂爱:蒙尊贵者的亲厚,书牘中常用此语”则用括号或其他方式说明被释词的语体色彩。形象色彩是对词语附属义中所体现的形状、颜色、味道等语义要素的说明,如“汗颜、鲸吞、雪白、冰冷、秀外慧中、俯首帖耳”等。除上述几种单一的附属色彩外,有些词语在释义时会综合说明被释词语的多种附属语义,如“婢:②古时妇人的谦称”“贫道:①旧日僧道的自谦词”等就同时说明了词语的时代色彩和感情色彩;“秃笔:②不中用的笔,是文人自谦的说法”则是感情色彩和形象色彩的综合体现;“时祉:时时的安乐(函札结尾的敬语)”表现出词语的书面色彩和感情色彩。总之,《大辞典》采用多种方式在义项中展现所释词语的附属语义特征,值得后世辞书参考借鉴。

《现代语言学词典》认为搭配(collocation)是词汇的一种组合关系,有许多词的搭配限制完全可以预测<sup>[12]65</sup>。因此,在现代辞书编纂中,对于部分条目的释义有时会说明其常见的搭配情况,不然不足以展现词目释义的完整性,《大辞典》在部分条目的释义中用括号说明词语的搭配对象,如“膏腴:

肥美(指田地)”“芝宇:尊颜(尊称别人的面目)”。也有在部分词目下直接将词语的搭配对象置于释文中,不做显性标记,如“赎:[动]②出钱换回向别人抵押的东西”“贿赂:为企图私利而违法以财物赠与有权势的人”“娇痴:儿女任性撒娇”等字词释义中的名词成分多为被释词的常见搭配对象,体现出《大辞典》对词语搭配义的揭示。

虚词在我国古代小学研究中被称作“辞”“虚字”“助字”“助语辞”等,古人对于虚字的研究多集中于经传文献中的虚字,随文释义较为普遍。《马氏文通》虽为我国第一部语言学专著,但主要研究文言语法,书内虚词也是古汉语虚词,受其影响,民国初年出版的《词诠》也是一部以古汉语虚词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可以看出此时的虚词研究仍然较为关注古汉语中的单音节虚字,对口语中常用的双音节虚词关注不够,同时在释义方面多为直训,对虚字语法功能的揭示也不够深入,如《词诠》中“但”字分列四个义项,分别为“(一)表态副词,仅也,止也”“(二)表态副词,空也,徒也”“(三)使令副词,第也”“(四)转接连词,第也,特也,与口语‘不过’同”<sup>[13]42</sup>。释义中提及到口语词“不过”,但是没有设立条目。《大辞典》在设立义项时舍弃了较为生僻的义项,只选取了较为常用的转折义,释为“[接]=惟(连接意思相反的两句),(例)我甚愿往,但恐无暇”,在括号中说明了“但”字前后语句的转折性,并加以举例,使读者对其用法理解更为确切。同时,《大辞典》对上文中的“不过”也设立条目“①没有超过。②但是。”可是词典中并未对“但是”设立条目。再如《词诠》将“亦”分设三个义项:副词,又也;副词,只也,特也,但也;语首助词,无义。《大辞典》只选用了常用的第一个义项“[助]表示两事相同,和白话的‘也’字一样”,说明了该字的意思,同义词“也”以及和“也”在语体色彩上的区别,但对词性的判别有误,应为副词。《大辞典》对“也”设立两个义项“[助]①语尾词,有断定的意义,(例)仁者人也,义者宜也。②发语词=亦,(例)也好。”义项①的释义较为确切,义项②则略显不足,应属“也”的副词用法,与“亦”相似。

词义的形成、展现和变化都是在具体语用中完成的,字词的使用领域是语体语境的一种表现,

不同的字词有不同的使用领域,尤其对于专业性较强的术语更是如此。王云五辞书为了方便学习者的使用,对这类词语进行了简要标示,以体现该词的语用领域,避免词义理解和使用的不当,在《大辞典》“编纂凡例”中,王云五首先对所收词语的语用领域和辞书中的语用标示进行了介绍。

图=图书馆	宗=宗教	佛=佛学	哲=哲学	心=心理学
论=论理学	政=政治学	经=经济学	社=社会学	法=法律学
教=教育学	天=天文学	理=物理学	化=化学	生=生物学
动=动物学	植=植物学	矿=矿物学	地质=地质学	生理=生理学
医=医学	中医=中国医学	农=农学	工=工学	商=商学
文=文学	梵=梵文	蒙=蒙古语	日=日语	人=人名
地=地名	史=历史学	喻=譬喻	转=由一意义转为他意义	引=由一意义引申为他意义 <sup>[2]</sup>

王云五首先将所收词语分为形式类和实质类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指词汇在语用中所呈现出的不同表现形式,语文性较强;后者主要指词汇在使用中的语用领域,专业性较强,反映出《大辞典》在收词上语文百科兼顾的特点。然后,王氏逐一列举了辞书中所用的略语,类型非常丰富。“喻”“转”“引”标明了义项之间的演变关系,“梵”“蒙”“日”则说明了所收词语的外来性质。除这两类词语外,其他词语均属于专业术语,王氏在辞书中尽量标明该词所属的学科范畴和使用领域。

据《大辞典》样本数据库统计可知,词目语用领域标示最多的为“地名”,共339条,其中包括县名165条,如“齐河、新乡”等;山名21条,如“庐山、湘山”等;水名14条,如“淮水、浣江”等,其他则如外国地名、古代地名,如“仰光(Rangoon)、新嘉坡(Singapore)、新罗、大宛”等。人名词目78条,既有中国人名也有外国人名,既有古代名人也有近现代名人,如“齐桓公、廖仲恺、拉斐尔(Raphael, Raffaello Santi)、居里(Pierre Curie)”等。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汉语翻译形式不够稳定,《大辞典》为外国地名、人名一般都标明英文书写形式,以方便读者理解。此外,还有植物学条目67个,如“冬青、土当归、头状花序”等;佛学条目51个,如“法身、唯识宗、大日如来”等;法律学条目40个,如“法庭、法理学、一等有期徒刑”等;动物学条目37个,如“甲虫、八目鳗、大猩猩”等;生理学条目32个,如“胆囊、大动脉、颈椎神经”等;化学条目22个,如“升华、臭养气、一氧化

### (一)本书所采词语

形式方面包括:文体、语体、各地方言,及外来语等。

实质方面包括:社会科学,文艺,史地,哲学,宗教等。

### (二)本书词语所用略语如下:

物”等;物理学条目19个,如“瓦斯、气压、启罗克兰姆”等;矿物学条目16个,如“石炭、大理石、松脂岩”等;医学条目14个,如“便秘、贫血症、气候疗法”等;历史学条目10个,如“大秦、五卅惨案、法兰西革命”等;经济学条目9个,如“专卖、子口税、基本金”等;哲学条目8个,如“大前提、一元论、斯多葛(Stoicism)”等;教育学条目8个,如“大学区、注入教授、甲种实业学校”等;天文学条目7个,如“土星、冬至点、八大行星”等;政治学条目6个,如“弹劾权、专制政体、一部主权国”等;宗教条目5个,如“景教、基督教、大自在天”等;生物学条目3个,如“冬眠、新陈代谢、新达尔文学说”;地质学条目3个,如“时脉、石炭系、气成岩”;工学条目3个,如“绞盘、石油机、轻便铁路”;商学条目2个,如“条约港、横线支票”;心理学条目1个,如“类化”;中国医学条目1个,如“大小方脉”;农学条目1个,如“条播法”。图书馆学、论理学、文学、社会学词语条目数量较少,未出现在数据库中。

同时,《大辞典》中词语条目的语用标示也存在着误标、漏标、多标的情况,如将字头“唯”下的“唯理论、唯我论、唯物论”标为哲学条目,而“唯物史观”标为经济学条目显然不当,也应为哲学条目,“唯心论、唯用主义”没有标注,属于哲学条目的漏标。将“欲望”释为“[经]困惑不足而起的愿望”,“居所”释为“[法]暂时的寓所”,显然属于语文性释义,不应再标注使用领域。

王系辞书在语义标示上的创新源自对辞书实



用性的追求,王氏在《大辞典·序》中曾明确指出,“本书的编辑主旨和我所编《万有文库》相同,在以极便利极经济方法将万有的知识贡献于一般人”<sup>[1]序</sup>。这种编纂理念推动了其语义标示的细化,而不同类型的语义标示又运用在不同类型的辞书中,进一步深化了王氏对辞书类型的区分。王系辞书的这种语义标示方式对当时的辞书编纂是一种创新,对后世语文辞书,甚至同义词词典、反义词词典、作文词典等专门辞书的编纂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参考文献:

- [1]王云五.王云五大辞典[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 [2]王云五.王云五小辞典[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 [3]王云五.王云五小字汇[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 [4]王云五.中山大辞典“一”字长编[M].香港:商务印书馆,1938.
- [5]王云五.王云五新词典[M].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
- [6]刘善涛,王晓.王云五辞书编纂与辞书学思想[J].中国编辑,2019(4).
- [7]尔雅[M].郭璞,注;王世伟,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8]刘善涛.王云五系列语文辞书的收词立目研究[J].枣庄学院学报,2020(4).
- [9]王云五.王云五综合词典[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
- [10]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
- [11]黄建华.词典论[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
- [12]戴维·克里斯特尔.现代语言学词典[M].沈家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13]杨树达.词诠[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 Study of Semantic Markers of Wang Yunwu Series of Dictionaries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LIU Shantao<sup>1,2a</sup>, WANG Xiao<sup>2b</sup>

- (1.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2. a. School of Literature, b.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Abstract:**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is the critical one for the ancient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dictionaries. Wang Yunwu series of dictionaries are the distinctive dictionary family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ies. Marking semantics is a gradually mature method in compiling modern dictionaries. Wang Yunwu series of dictionaries employ various ways to mark semantics in different degrees for the relation of synonymy, antonymy, reversed order, and flowery language among different entries; the relation of extension, metaphor, metonymy, and the ancient and modern among senses of one entry; the attached, collocative, and pragmatic meanings in the interior of one sense. In spite of imperfection, they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excavating practical value of dictionaries and compiling dictionaries of later ages.

**Key words:**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Wang Yunwu series of dictionaries; entry; semantic marker  
(责任编辑 梅 孜)